

渴望一场更大的寒冷。
这样的冬天，没有人知道它已经来了，好像一切都还沉醉在无边的愁绪中。树叶就黄了飘了，耳旁的风刀子一阵比一阵锋利，太阳很红很远，天空的浮云却不再那么高淡，一切“哗啦”就结束了。那么后来，冬天的静穆就不分白昼黑夜地在人们的心版上跑呀跑呀，多少白白亮亮的孩子们呵，一群，再一群，一个又一个，笑声多么迷人，这个冬夜的雪花你听见了么？

也许，醒来在第二天第三天十几天的清晨。

十秒钟。一条直线、若干支线小黑点和一幅速写的轮廓，我把一只手掌迎向太阳，平原上的流脉竟然如此清晰，路有多窄，河有多弯，一条浅浅淡淡的地平线有多长，蚯蚓似地随着你的奔跑而奔跑，还有那么多的支线小黑点，牛马驴骡的缩小物，村庄或是城市的缩小物，但上面肯定没有哪怕一个人，比例小得不能再小了……凝视凝视，一个上午的时间过去了，我通常都是这样回忆我的故乡。有时候，在别人的城市里，故乡就是一壶酒，一壶老酒，冬天的寒冷被一个人一口一口喝进肚子里，北方北方，向北向北，一晃就是四季，唉，父亲说儿啊我在昨夜梦见你了你却不知道自己乡关何处？想想，我们的美丽乡愁，我们的漂泊无定，我们的一牵一挂，我们的坚忍和眼泪——我们面前的老酒就是一壶幸福，喝酒更应该是一种幸福，那么寒冷呢？一个冬天的寒冷算不算幸福呢？

一天天幸福的流脉，别人的大雪在梦

想象一场大雪

□ 蒋建伟

里飞花，霎时间，那些美丽的弧线纷纷扬扬的，成就了我们遥远的想象，宛然是一朵一朵的芦花模样……终于，无比熟悉的旋律响起，心灵的故乡在杯中复活重现，古老的唢呐声在平原上行走，我们的眼圈红了，我们闭上眼睛，仿佛呼吸着故乡的空气。那一天，是的，芦花依旧香，踩着芦花大雪，我们回家了，两行温湿的泪水不能自己，没有办法啊。透明的雪花飘来了，大风在茫茫雪原上歌唱，翻卷起一层一层的白雾，一抬头就咽下了一口雾，行走中我们和亲人谁也望不见谁，心绪悲凉孤寂到了极点，喊吧……喊吧，我们真的喊出了他们的称呼，包括随雪飘逝的一些名字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我们拼命扒开厚厚的雪地，找到他们的时候，雪地上只剩下被冻僵了的几具尸体，雪下得可真大呀，纵然没有被完全冻着的，早已经被吓了个半死，成了我们身边的一两个植物人，身上的零件也不那么完完整整了，时不时地要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毛病，我们总是祈望自己的讲述能够唤醒他们的回忆，祈望

我们不再是他们眼前会说话的工具，幻想太多太多的欢乐，但是不能，所有的往事所有的所有都已经烟消云散了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我们还能够再祈望什么呢，什么都不祈望了吧。

“爸爸”，我们轻轻叫出了声，父亲的无动于衷自然也在想象之中，虽然所做的这些什么作用也不起，但是叫了总要比没有的好。自己多少年以前的背叛，出走，少不更事，甚至把他们一个个往绝路上逼，泪水显得多么的苍白和多余，内心的痛苦罪恶却在汹涌澎湃。太阳已经苏醒过来了，我向手的背面细细看一看，看看凹下去的毛孔还有上面凸鼓的一条条青色的河流走向，忽然之间，人的一生好像只有“爸爸”这两个字了。“爸爸”让我内心深处

地笑了，见我高兴的样子，儿子顿时气上加气，他在北京一间不足12平方米的陋室里对我说：“爸爸，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……”当时，他说的话我什么也听不见了，脑子里全都是父亲在豫东的平原上辛苦劳作的身影，他吸烟他喝酒他发凶他滚了一身泥巴……想象中他因没有借到1000块钱急得跪在爷爷的坟头哭哭哭，我两眼空空地说“爸爸，（下雪了）”“爸爸，（这个冬天你冷不冷）”，妻子却听不见我说话的小括号里面的内容，问我冷不丁地叫谁呢，我无意识地叫你的宝贝儿子啊，我看见儿子古怪地笑了，我们也都笑了。

我们常常这样说，幸福就是一壶老酒，酒可以帮助你打开想象之翅。多少年多少事了，空守着一盆炉火，想象一场大雪，想象故乡的冬天，想象在冬天里慢慢行走的任何一个亲人，任何一个朋友，想象他们走路的样子，想象他们想念我的时候应该是一副什么模样，以及小小院落里一辈子也忙不完的家务，想象你……我的眼前流淌开一条大路。

这个冬天，渴望天下大雪，许多人走在大路上，走着，落下，雪一直在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从此就剩下我一个人了。

【作者简介】蒋建伟，1974年出生，河南项城人，现居北京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。主要作品有散文集《年关》《水墨的麦浪》，歌词《大地麦浪》《水灵灵的洞庭湖》《黑土颂》《中国粮》等。其歌词《水灵灵的洞庭湖》曾获得湖南省委宣传部“五个一工程奖”“群星奖”等奖项。

七叔的稻田

□ 徐仁海

七叔的稻田，约莫八亩，连片，在村北面的一片矮山脚下，经年累月地肥沃着。

七叔的稻田，一年两造，从未丢荒。年年丰收的时候，七叔都会朝稻田致一鞠躬礼，嘴里喃喃有词：仰赖土地，仰赖土地。神情如信徒一般虔诚。

七叔常说，稻田是农民的命根子，丢不得。有田种，不愁挨饿。七叔的想法，几十年如一日，倔着。七叔今年已经沾着古稀之年的边，但身体硬朗精气神饱满的他，依然不惜汗水地种田，并且养了头黑水牛耕田。七叔也常说，牛对种田人有恩哩。说这话时，七叔的双眼，是满满的情，语气带着对牛深深的依恋。

七叔有四个儿子，却没有一个是耕田种禾的，都外出打工。但七叔每每收了稻谷，除了留够自己的口粮和卖些换化肥及日常所需钱款外，余下的都平分给四个儿子。当然，七叔绝不会忘记给我也留百十斤白花花的糯米，笑呵呵地搬进我的轿车后备箱……

古话说得实在：手里有粮心不慌！

每年插秧和收割时候，我都会请三两天假，连同周末两天，回老家去，与七叔同食同住同工。虽说是三同，但我自然是看

得多说得多，累筋累骨的活是真的少忙乎。但七叔却格外高兴，那种神情，仿佛我是他铁定的耕田传承人似的。我呢，自然也是十二分的欢欣与愉悦。

七叔与稻田的感情，是从娘胎里带来的，是脐带一般的情，是血缘一般的情。

七叔曾抚摸着金色的稻穗对我说，他喝下的第一口奶，都带着稻香哩。

七叔读书不多，小学毕业就种田。不像我父亲，当了兵又读了大学，吃上了皇粮。然而，父亲却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七叔历来尊重。打小，父亲就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，不能看不起种田的七叔。即便你今后大富大贵了，也千万不能看不起七叔。看不起他，就是看不起土地。一个看不起土地的人，就是忘本的人！或许，正是谨记了父亲的话，到如今，我依然常常回老家与七叔“三同”。是七叔让我体会到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的血汗内容，体悟到那句“土地是公平的，只要你给予足够的汗水”的哲理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。脚踏新泥，春耕春种，大地蓦然间生发出鹅黄粉绿嫩红蓝翠；莺飞草长，发烫的阳光中，夏粮归仓立即又夏种。吃过中秋节的月饼，晃眼就是

秋收……七叔乐在其中，或种或收，总是意犹未尽。然而，七叔也有愁思也有揪心的时候。

比如，夏天里，禾苗茁壮的时候，遇着连日大雨，七叔油光铮亮的眉心就会显出一个清晰川字纹。一夜之间，大水顺着山沟沟涌下，将稻田旁的水沟灌得满满当当，继而倒灌入稻田里，汪洋似地将葱绿的禾苗劈头盖脸泡着。每每遇着此情此景，七叔的心就会被一丝一丝扯碎，独自一人在稻田的一角隅，淋着雨求天公作美！雨中，七叔那双奢望的眼眶潮红……九月秋风起，刚刚灌浆的稻谷最为招人喜爱。假若此时遇着寒露风，稻秆被压弯，稻穗被风吹得左摇右晃着垂头埋脸，时间一久，谷粒就不饱满，秕谷就多了，一季的收成自然就减少了。爱稻田如命的七叔怎能不临风愁心？

至于虫害，像稻蜡蛾、蝗虫之类，七叔是没有几多愁的。因为有各种各样的鸟，它们都铆足了劲儿，为七叔的稻田除虫。还有沟边青草丛中的青蛙，夜幕一落地，就会唱着蛙歌，敏捷地钻进稻田里享用各种虫子摆设的盛宴……

七叔耕种的稻田的三面，是国家的水源林，四季苍绿。青山延延绵绵，望不到尽头。正应了那句“林子大了，就什么鸟都有”的古话。鸟儿一多，吃量自然就大，稻田里的害虫就成不了气候，作不了威势。

七叔的稻田，从不摆设稻草人之类的驱鸟神器。就连吱吱喳喳的麻雀，都被七叔尊为贵客。对鸟类，七叔从未有过虎视眈眈，或者起过杀意，连驱赶都不曾有。甚至，七叔与闯入稻田的各种大小野生动物都友好相处。我不止一次地见过七叔用草药给受伤的鹭鸟治伤，见过七叔于风雨过后给从鸟巢里摔到地下的小鹭鸟喂食……

金秋的阳光贺喜似地洒在金黄色的稻田上，秋风吹过十分凉爽。成群结队的麻雀赶圩似地一批飞走又一批飞来；斑鸠像恋人般结对飞临稻田；原鸡大大方方地展开彩色的羽翼，一头钻进稻海；白鹭探着长长的曲颈望向沟边的浅水……鸟儿自然是首先觅食蚱蜢、禾虫各等，然后慢条斯理地啄食稻谷。对于鸟儿对稻谷的“巧取豪夺”，七叔从来不舍。还有，沟边的灌木丛里，时不时地会有蛇窜出来钻进稻田，七叔不打不赶，任由蛇们从从容

容地寻那鼠踪鼠迹。至于从远处乔木冠上飞来稻田上空盘旋的猫头鹰，七叔更是求之不得。有蛇和猫头鹰出没，老鼠自然就少了。还有稻田旁这条四季不断流、清澈见底、杂草矮树掩映的水沟，总有小鱼小虾若隐若现。七叔自己不抓，偶或有背电鱼机的稀客入侵，七叔立爪手机报警。为何？七叔说，有鱼有虾，翠鸟和鹭鸟就会被吸引来。鸟是很有灵性的，宜居宜食的地方，鸟就会越来越多。鸟越多的地方害虫就会越发的少。

七叔的话平平常常，但细思，却包含着许多自然生态哲理。

此时，身旁的沟，正有一股流动的清幽之气，与炎暑烘烘的热对撞，“冰火两重天”的感觉沁人心脾。我在田埂的这一头，七叔在田埂的另一头。这一刻，七叔正若有所思地望着那几只身影轻逸曼妙的鹭鸟出神。其实，七叔还有一件烦心事，从未对人表露过。

记得有一次，我问四个堂弟，为什么农忙时不回来帮他们的父亲插秧或收割？四个堂弟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：“我们都不会犁田把地和插秧了，打工一个月的工资，都可以买半年的粮食了，年轻人谁愿耕田种稻？”

我一时无语。蓦然就想：古人云，但存方寸地，留予子孙耕。岁月枯荣人亦老，当有一天七叔老到不能在田里耕作后，他的四个儿子，还会继续耕种他留下的田么？我不耕田，你不耕田，他不耕田，田地丢荒了摆荒了，大家去哪里买粮？

离开稻田准备返城时，已是夕阳西下。金色的夕照，从西面的青山往稻田抛洒，撒在金色的稻田上，融在归巢的各种鸟儿唱晚的鸣啭里，有声有色地生动着。七叔迈开碎步，踏着稻穗簇拥的田埂，朝不远处的水沟旁正在啃草的黑水牛走去，追随七叔左右的大黄狗，卷舌舔了舔嘴唇，轻声犬吠几声；黑水牛抬起头，朝七叔咩咩了两声，它那油光铮亮的脊背上，三只牛背鹭正在用长长的尖嘴梳理白色的羽翅……

稻田很美，像油画一样。

【作者简介】徐仁海，防城港市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，广西作家协会会员，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。



稻田守望者。

云起 摄